

T4996/0157(4)

等第

文正書院

名

陳

加

本刻

孟

君子之居也，不擇地而居，擇地而居，君子必勉之。

君子必勉之

王船山詆為千古禮民之祖

其說就是

或作時文能藝或作端等以兩義云為元善危之即之日
心刻之云云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君子以慎德為先，而眾有畢萃矣。蓋德者眾有之基也。君子先慎

乎此，而人土財用即因之。然則慎德誠尚哉。且人君所宜有者，獨

此固有之，修而耳其他之所有，要皆不敵吾心之固有。何則？使固有

者而不有之，而其他之所有者，舉莫應矣。使固有者而獨有之，而

孟子曰子之君將往行改遷擇而任子子必勉之

損其疾使適有善講義

管仲商鞅端

商沙定峰推凍涉為湯武改一人王船山詆為千古禮民之祖
其說就是

或作時古往藝或作端等以兩義云為元善危之即之日
心刻之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

有財此有用

君子以慎德為先而衆有畢萃矣蓋德者衆有之基也君子先慎

乎此而人土財用即因之然則慎德誠尚哉且人君所宜有者獨

此固有之修耳而其他之所有要皆不敵吾心之固有何則使固有

者而不有之而其他之所有者舉莫應矣使固有者而獨有之而

而其他之所有者咸莫違矣。然後知一有無不有，非必沾沾焉。期
其有，冀其有，而卒之衆有畢臻者，則實固有之，握其要也。吾今而
知絜矩之君子，不徒恃乎道也。蓋猶必以道為歸，非有鑒於蓄意
奸深，好大喜功，不獲隱償其所欲，因返而求之在我，而皇衷嚴劾
恣用以儲王化之始基，非借觀夫私心窺探，稱仁假義，當時舉售
其所欺，因返而效之於人，而主極驗操存，用以濟要求之難盡。然
則君子第慎德耳，遑計其衆民廣土哉。遑計其阜財裕用哉。雖然，
吾竊為君子重思之，心性之修，斯人同勉。在君子即內省不疚，原
未嘗智取術馭，而欲收多福於厥躬，然感應之捷，隨在而神。在君
子既外物不淆，又何致實效難徵，終莫廣宏休於斯斯世，何也。蓋
君子雖不以有人期，而人之來且紛紛矣。雖不以有土期，而土之
拓且厯厯矣。雖不以有財有用期，而財用且由此不匱矣。噫，安得

君子果先慎乎德哉。大抵開創之初，羣雄角立，尚權謀者一說，尚
威力者一說，衆論盈廷，亦幾亂人主之胸矣。而君子必弗貴焉者，
謂其實非德也。且夫聖王馭民，豈屑為雜霸驩虞之舉，而保民有
術，安樂與斯民共之，視隱如傷，煩苛為當代除之。迨至推行有日，
而四海食和平之福，深宮乏空乏之虞，讀史者默驗措施，必推本
於慎厥身修一語。然後知古帝王自有真已。大抵中興之日，大難
未平，言法術者一家，言刑名者一家，羣策相高，亦幾奪君王之守
矣。而君子必力屏焉者，謂其非所先也。且夫聖王出政，豈屑蹈刑
驅勢迫之為，而恩膏須布，復給予以慰其身，疾苦可矜，勞天使以
周其乏，迨至浹洽有年，而異國有琛，費之來，內府無泉刀之竭，論
世者微窺宥密，必推原於懋修乃德一言。然後知天下事大，可為
已，人亦曷思其故乎。

問廣開民智何者為先
人必甚智然後無事不可為無為而不善否則未有不困於
質地者也雖然因不智而遂自甘於愚自安於昧則又非是
何則人之智者僅什居一二不智者不止什居七八則由不
智以進於智由智以底於極智則又在乎開之廣開之加通
者西人逞厥詭志以撓我中國往往愈出愈奇有令當事言
之髮指者是豈西人盡智我中人盡不智哉凡以不能廣開
故也使我中人亦能如西人隨事殫精竭力始必求其當然
繼必求其所以事然吾知朝斯夕斯之餘必有遠過西人萬萬
者特無如其荒嬉坐廢何也顧或謂今亦有學西法者為時
已久固亦未見有甚加人者不知學之而不知開其智是猶
兀坐一室而凡羅列室中者無一非見也而及叩其所見者

下坐一空而几羅屋中者無一非良也而又印其所見者
子又固亦未復有甚味入者不味學之而不味聞其管是辭
者林無以其荒數坐空所以爾殆能令亦有學西志者為却
豈必求其所以陳吾味膝襪之襪之制必有盡也西人萬萬
姑也對亦半人亦謂以西人藍車舉靜也以此必求其當德
之變能者豈復西人盡管也中人盡不皆若凡人不謂其聞